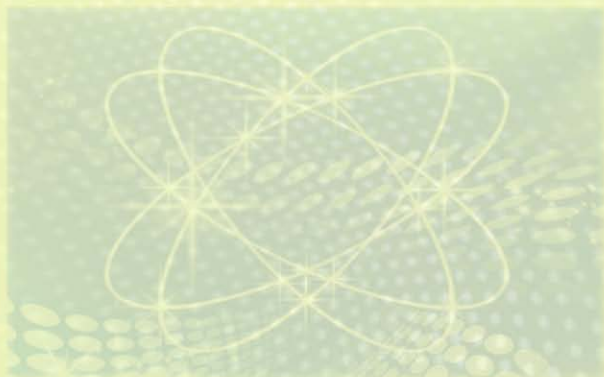


红与黑

(法) 斯当达著；罗新璋译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与黑/(法)斯当达著;罗新璋译.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07.8

(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.高中部分)

ISBN 978-7-5329-2763-0

I. 红… II. ①斯…②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9265 号

主管部门	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	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	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	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	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
版 次	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/17 插页/1 千字/419
印 数	1-6000
定 价	24.00 元

新华书店
PDG

出版说明

语文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，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全面素质教育的基础，中外优秀文学作品是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。为了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，教育部先后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、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（以下简称“新课标”）。“新课标”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量，指定了52种课外阅读书目，其中九年义务教育阶段20种，高中阶段32种。

为了积极配合语文“新课标”的实施，依据教育部的指定书目，我社特面向广大中小学生推出一套普及版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”。该丛书既包括教育部指定的全部书目，又根据新课标的要求作了适当的延伸扩大。

本套丛书具有以下特色：

一、书目经典，涵盖面广。本丛书有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中外童话、民间故事和中国古代诗歌，有适合初中生和高中生阅读的中国古代诸子作品、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及外国经典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和散文。这些作品经历了几十年乃至百年、千年的淘洗而成为广为传诵的经典，对培养小学生的人文精神、审美趣味和阅读兴趣，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有着重要作用。

二、版本精良，名家荟萃。本套丛书选本精良，质量上乘，每本书均由国内一流专家、翻译家倾心打造。尤其是在外国名著版本的选择上，根据教育界、学术界、出版界专家的推荐，我们从几种、十几种甚至几十种版本里优中选优，力求把最精美的作品奉献给广大中小学生。

三、重点突出，实用性强。本丛书的每一本书前均有一篇“导读”，全面介绍作者的生平、作品的内容及作品的特色，通过它读者可以快速地了解本书的内容，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、文学特点，便于自学。大部分书目还设置了思考练习题和名句摘录等内容。思考练习题重在引导学生展开横向和纵向思维，拓展想象空间，扩大中小学生的想象力；名句摘录部分便于学生朗读背诵。通过阅读名著、背诵名篇，可以更有效地应对中考、高考，实用性大大增强。

四、装帧精美，定价低廉。本套丛书版式灵活，印制精美，根据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各学段的情况灵活多样地设定版式；有的根据需要，还配有形象生动的插图。在保证丛书高质量的同时，还响应国家减轻学生经济负担的要求，定价较低，适应中小学生的购买能力。

总之，本丛书文质兼美，适合中小学生阅读，希望它能得到广大学生、家长、老师的喜爱，对中小学素质教育有所裨益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导 读

《红与黑》是法国小说家斯当达（1783—1842）的代表作。在十九世纪时兴的现实主义小说中，它是出现较早的杰作之一。从问世至今，它一直受到法国、欧洲乃至世界文学读者的推崇。即使在中国，它也得到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喜爱。其中原因，自然多多。但究其根本，自然是在它的文学价值。

什么是文学价值？说简单些就是，当我们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，它能吸引我们、感动我们，使我们在被吸引和被感动中有所体悟、有所认识，自然也有了心灵的欢欣与快乐。

《红与黑》为什么能吸引、感动我们并让我们有所悟、有所得、有所乐呢？

习惯的解释常常提到它反映了“法国复辟时期的社会生活”，这自然是有道理的。作者不仅为此用了很多的笔墨与篇幅，而且特别用“一八三〇年纪事”作副题表达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殷切关注。但复辟王朝的黑幕、教会世界的肮脏、巴黎作为“阴谋与伪善”的中心的种种丑陋，更是小说主人公活动的宽广舞台。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个舞台上展示的环境、背景、情境中去感受那个有些遥远的时代，但更吸引、感动我们的是它的故事与它的人物。

《红与黑》有一个很好、很曲折、很动人的故事：一个出身于木工场小业主家庭的小城青年，聪明、有意志、有追求、有理想，他崇拜卢梭、崇拜拿破仑，他想有所作为、出人头地；但他出身卑微，这在复辟时期注定了道路坎坷、处处受压。可是这些

不能熄灭一个年轻的反抗者、奋斗者炽烈的欲望，他用自己的年轻、自己的智慧、自己的能力，也用适应彼时社会的“武器”——虚伪开始了他的奋斗之旅。他先是以“报复”、“冒险”和“爱欲”征服了德·瑞那市长夫人；待事情败露后他又进入了贝藏松神学院，他的苦修与才能再次得到神学院彼拉院长的赏识；虽然神学院内的复杂纠葛最终使他被迫离去，但彼拉院长还是举荐他进入了巴黎的德·拉穆尔侯爵府。在这里，他不仅因才能出众得到侯爵的高度信任，而且同时赢得了侯爵女儿玛娣儿特小姐的芳心。这是一场出身悬殊、门第迥异的爱，始于反对、终于认可的侯爵只好接受了这桩婚事，而且给了于连骑士称号、中尉军衔和二万零六百法郎年入的庄园，此时之于连可谓如愿以偿、志得意满。不想风云突变：德·瑞那夫人的一封告密信毁了他的一切，激愤中的于连枪击德·瑞那夫人，也把自己最终送上了断头台。爱恨情仇，生死恩怨，跌宕起伏，可谓好故事。

但《红与黑》最要紧的其实是于连这个平民出身的青年在其中展示的人生和命运：他坎坷的生活，他色彩斑驳的爱情，他英雄主义的反抗以及作为失败者的悲剧终局。人们对于连寄寓充分的同情——在不平等、不公正的社会与时代环境中，他有充分的理由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、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、不懈反抗。他的每一次成功都令人感奋，亦如他的一次又一次失败令人叹息。他最终的被处死所激发的同情感到达顶点：不公正、不平等的社会命定式地杀害了一位反抗时代的英雄。但人们的感受并不纯粹，在给予于连充分的同情时，不由地心生困惑：主人公的若干“手段”与某种“意识”——比如“野心”该如何评价？由此产生出不少朴素的指责，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”也成为在一些教科书里仍有痕迹的评论基调。其实，当我们面对一个活的艺术形象时，万不可把一种“道德范式”强加于它——在一般的阅读心理中，我们常常希望自己接纳、承认、喜欢

甚至尊崇的人物是完美无缺的，这可能是认识的一个误区。适当的方法是我们应该置人物于他的时代、他的环境、他的性格、他的处境之中，这样的一个人在这样的时代、环境、处境中做了他必然做、必须做的事，如此而已。这里的道德评价离开了“具体事物具体分析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走向了非历史主义的、抽象的“道德化”，而“道德化”却常常是我们在阅读与批评中一不留神便会滑入的习惯性思维轨道。至于“野心”之说乃是很暧昧的指责，虽然我们不能说“野心”与“雄心”完全是一种主观性的表述，但其明显的褒与贬却与客观性颇有距离。我们不妨设想：倘若无于连的“野心”又哪有于连的“反抗”呢？只要我们用“文学是人学”这一尺度把他视为一个“人”（而不是一个“概念”），只要我们真正用“历史的”（而不是“道德的”）、“具体的”（而不是“抽象的”）尺度把他放在历史情境中，我们便会获得整体性的另一认识：于连，一个具有不满、反抗意识并能付诸行动的人；他在自己的历史境遇中完成了自己必然的命运；他是历史境遇中一位失败的强者或英雄。当我们审慎地使用“必然”这一词时是指他的“手段”与“意识”是别无选择的——认识到历史的必然就应该放弃道德的诘问；说“必然”也指他的道路与失败——他是一个先行者，是一个靠自我奋斗向社会挑战的人。这个时代不属于他，但未来属于他。他倒在通向未来的大道上，因此他的失败与死亡成为英雄的悲歌。

我们不妨再把视野放开些，比较一下身在变革与交替时代的同类人物，或者可以更深刻、更准确地评价于连：于连不彷徨，目标明确，富于行动，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却沉湎于思考而耽延于动作；于连不软弱、不伤感，而歌德的少年维特举起了枪对准的却是自己。行动的、反抗的于连赢得了文学史的敬意。高尔基把这位勇敢的先行者誉为“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‘始祖’”，这自然是从他所具有的社

会层面的意义上去评说的，在这个意义上，于连体现的正是一切可能的社会革命的必定生发地——下层群体的反叛意识与反叛行为。如果我们再抽象地从哲学层面去认识，于连体现的乃是个体面对群体、个体面对社会、个体面对系统、个体面对既定秩序的一种关系。其结论是：个体的无力、无奈与失败。个人主义英雄和他们的失败证明他们只不过是陷阱中的勇敢突围者。个人主义有英雄，但没有出路。这应该是十九世纪的“英雄”于连为何成为二十世纪视野中的“失败者”的更现代、更深刻、更本质的看法。

让我们重提“文学是人学”这个老话题。我们可以借用美学家黑格尔的名言说于连是一个“充满生气的人”。在于连身上兼有的人人可见的积极意义的“红”（即“善”）与招致批评责难的消极意义的“黑”（即“恶”）恰恰使他成为了历史的、具体的人，这又使他获得了历史的真实性。由此引出的主人公兼具善恶的非纯粹性又证明了人的丰富与复杂——雨果说比陆地广阔的是海洋，比海洋广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广阔的是人的心灵，他强调的是人的博大，也是人的复杂与变幻——而人的丰富与复杂又进一步使于连获得了人性的真实。历史的真实与人性的真实二者难能可贵地在于连身上得到统一，这征服了《红与黑》每一位认真而成熟的读者，也使于连进入了世界文学史上不朽者的行列。这也是深刻的斯当达理应得到的回报。

当然，除了有一个好的故事，有一个蕴涵丰富、性格鲜明的主人公，《红与黑》艺术上也还有讲究结构、注重人物心理分析等特点。它把故事分布在维璃叶小城、贝藏松神学院、巴黎三个大场景之中，产生了结构的匀称与平衡；关于于连深入、深刻入微的心理分析自不必说，出身上层贵族、禀性热烈偏执的玛娣儿特小姐的心理刻画也极为成功，她对于连的情感反应在小说中的描述令人有淋漓尽致之感，而不幸的德·瑞那夫人也完全可在

同样的意义上去认识。

关于作者，我们也当有所了解，因为这有助于更准确地体味作品。斯当达原名玛利·亨利·贝尔，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。他少年时代接受过启蒙作家的作品与近代科学，对数学有浓厚兴趣。他曾先后两次在拿破仑的部队服役，参加过在俄国、德国、奥地利的战役。他也在拿破仑的政府供职，并且一生保持对拿破仑的尊敬，虽然亦有微词。拿破仑帝国垮台、波旁王朝复辟后，他侨居意大利米兰并开始写作，作品涉及传记、绘画、音乐、时评等。一八二一年返回法国后，先后发表了《拉辛与莎士比亚》（1823—1825）、《阿尔芒斯》（1827）等作品。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，斯当达担任了驻意大利一海滨小城的领事。此后十年作家经济窘迫、疾病缠身，但创作颇丰：与《红与黑》同享盛名的《巴马修道院》（1839）、《意大利轶事》（1839）等皆写作于此一期间。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日，斯当达因中风不治，病逝巴黎。自信的作家生前已为自己拟好了朴素、明快、颇有蕴蓄的碑文：“亨利·贝尔，米兰人，写作过，恋爱过，生活过。”

关于自己的作品，斯当达曾说过：“到一八八〇年的时候，将会有人了解我”，“我一定为二十世纪而写作”。在已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，斯当达可以欣慰地看到：他的《红与黑》在中国青少年读者的手中被又一次打开……

件从巨

2007年6月12日于山东大学威海分校

敬告读者

本书行将付梓之际，适值重大的七月事件^①，弄得人心纷扰，不大肯朝想象这路径走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：原稿当写于一八二七年^②。

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，巴黎民众起义，攻占王宫，查理十世退位，但胜利果实施为大资产阶级窃去，引出以路易·菲利普为首的七月王朝。

② 据斯当达专家考证：起意写作《红与黑》，当在一八二九年十月二十五到二十六日之夜；全书，至少是上卷，完稿于一八三〇年五月初。之所以说“写于一八二七年”，是表示与时政无涉，但小说副标题又作“一八三〇年纪事”，无异掩耳盗铃。

目 录

导读

上 卷

- 第一章 小城
- 第二章 市长
- 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
- 第四章 父与子
- 第五章 讨价还价
- 第六章 烦闷
- 第七章 缘分
- 第八章 小小的风波
- 第九章 乡野一夕
- 第十章 立巍巍壮志 发区区小财
- 第十一章 长夜悠悠
- 第十二章 出门访友
-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
-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
- 第十五章 鸡叫
- 第十六章 新的一天
-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
- 第十八章 国王驾幸维璃叶
- 第十九章 思则多忧

- 第二十章 匿名信
第二十一章 与当家人的谈话
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作风
第二十三章 长官的苦恼
第二十四章 省会
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
第二十六章 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
第二十七章 涉世之初
第二十八章 迎神赛会
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
第三十章 野心家

下 卷

- 第一章 乡村情趣
第二章 初见世面
第三章 第一步
第四章 拉穆尔府
第五章 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
第六章 说话的腔调
第七章 风湿痛
第八章 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么
第九章 舞会上
第十章 玛葛丽特皇后
第十一章 少女的王国
第十二章 难道是个丹东
第十三章 焉知不是阴谋
第十四章 少女的心思

- 第十五章 莫非是个圈
- 第十六章 半夜一点钟
- 第十七章 古剑
- 第十八章 伤心时刻
- 第十九章 滑稽剧场
-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
-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
- 第二十二章 争论
- 第二十三章 教士，林产，自由
-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
- 第二十五章 洁妇的操守
- 第二十六章 精神之恋
- 第二十七章 教会里的美差
- 第二十八章 《曼依·列斯戈》
- 第二十九章 闲愁万种
- 第三十章 滑稽剧场的包厢
- 第三十一章 教她有所畏惧
- 第三十二章 老虎
- 第三十三章 弱小者的苦难
- 第三十四章 工于心计的老人
- 第三十五章 晴天霹雳
- 第三十六章 可悲的细节
- 第三十七章 在塔楼里
- 第三十八章 权势人物
- 第三十九章 深谋远虑
- 第四十章 静退
- 第四十一章 审判
- 第四十二章

第四十三章

第四十四章

第四十五章

书后附识

译书识语



上 卷

真实，
严酷的真实。^①

——丹东

① 一个半世纪以来，斯当达专家翻遍丹东（1759—1794）著作，没有找到类似的句子。卷首题词，只表示作者对这位法国大革命领袖的崇敬；小说中屡次提到丹东，玛娣儿特小姐还把主人公于连比拟为丹东。又，书中各章题目下的题词，除英文、意大利文外，法文大多系斯当达假托，有时虽署上梅里美、缪塞等人名，但查无实据，无从加注，亦无须加注。

第一章 小城

置万千生灵于一处，
把坏家伙拣出去，
笼子里就不会那么欢腾了。

——霍布斯

弗朗什-孔泰地区，有不少城镇，风光秀丽，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。白色的小楼，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，疏疏密密，星散在一片坡地上；繁茂粗壮的栗树，恰好具体而微，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。杜河在旧城墙下，数百步外，源源流过。这堵城墙，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，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^①。

① 译按：《红与黑》曾是译者喜读的一部小说。此书已有赵瑞蕻（作家书屋，一九四七）、罗玉君（上海平明，一九五四）、郝运（上海译文，一九八六）、闻家骢（北京人文，一九八八）四家译本；影响数罗译本最大，前后印行逾一百五十万册。不才如我，从未想过要译此书，而竟译了此书，当别有际会耳！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，浙江文艺出版社刘微亮君初次来访，询及译版本，随后谈及译事，临末，即邀我为该社重译《红与黑》。这颇令我为难，当时手上正在译纪德。不料刘君一言九鼎，两天后即试签合同一份；不过我同时声明：她回杭州后，如社方不同意，合同尽可废止。不久，出版社寄来正式合同，势成骑虎，只得勉力为之。尝为小文，其中说道：初译，不管译得怎样，总是“词必己出”；复译，就没这么便宜。尤其前面已有三四个译本，翻译时，碰到有些字句，真是相避为难，暗合为忧。好在这四家于我都是师辈；古人云：“主善为师”，犹恐不及，谅不至责我罪我。此开篇第一段，除第一句外，多有借取罗译本字句之处，特示对原译者的尊重与敬意。近闻，与我同时或稍后，至少还有四家在译《红与黑》，可谓极一时之盛矣！我想，数辈译者的努力，目的只是一个：为我国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；当然，最好的情况是，提供一个与原著相称、甚至堪与原著媲美的译本。

维璃叶北面，得高山屏障，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。每当十月，冷汛初临，维赫山起伏的峰峦，便已盖上皑皑白雪。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，流经维璃叶市，最后注入杜河，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驱动；这是一种简易作坊，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、还不如说是乡民的居民，倒借此得到相当的实惠。然而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，却并非锯木业，而是靠织造一种叫“密露丝”的印花布，使家家殷实起来：拿破仑倒台以来，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。

一进城，就听到噪声四起，震耳欲聋：那响声是一部模样可怕、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。二十个笨重的铁锤，随着急流冲击水轮，忽起忽落，轰隆轰隆，震得路面颤动。每个铁锤，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个钉子。铁锤起落之间，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，把小铁砣送到大铁锤之下，转眼之间就砸成了铁钉。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，初到法瑞边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，不免少见多怪。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，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，问起这光鲜的厂家，是谁家的产业，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：“喏！那是我们市长大人的。”

维璃叶这条大街，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，直达山顶。游客只要在街口稍停，十之八九，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，行色匆匆，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。

一见到他，路人纷纷脱帽致敬。他头发灰白，服装也一身灰，胸前佩着几枚勋章。广额鹰鼻，总的说来，相貌不失为端正。第一眼望去，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，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。

但他那沾沾自喜的神情，巴黎客人很快便没好感，发觉他那种自得之态，不无褊狭与拘执的成分。最后会感到，此人的才干，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，而轮到要他来偿付时，则能拖就拖。